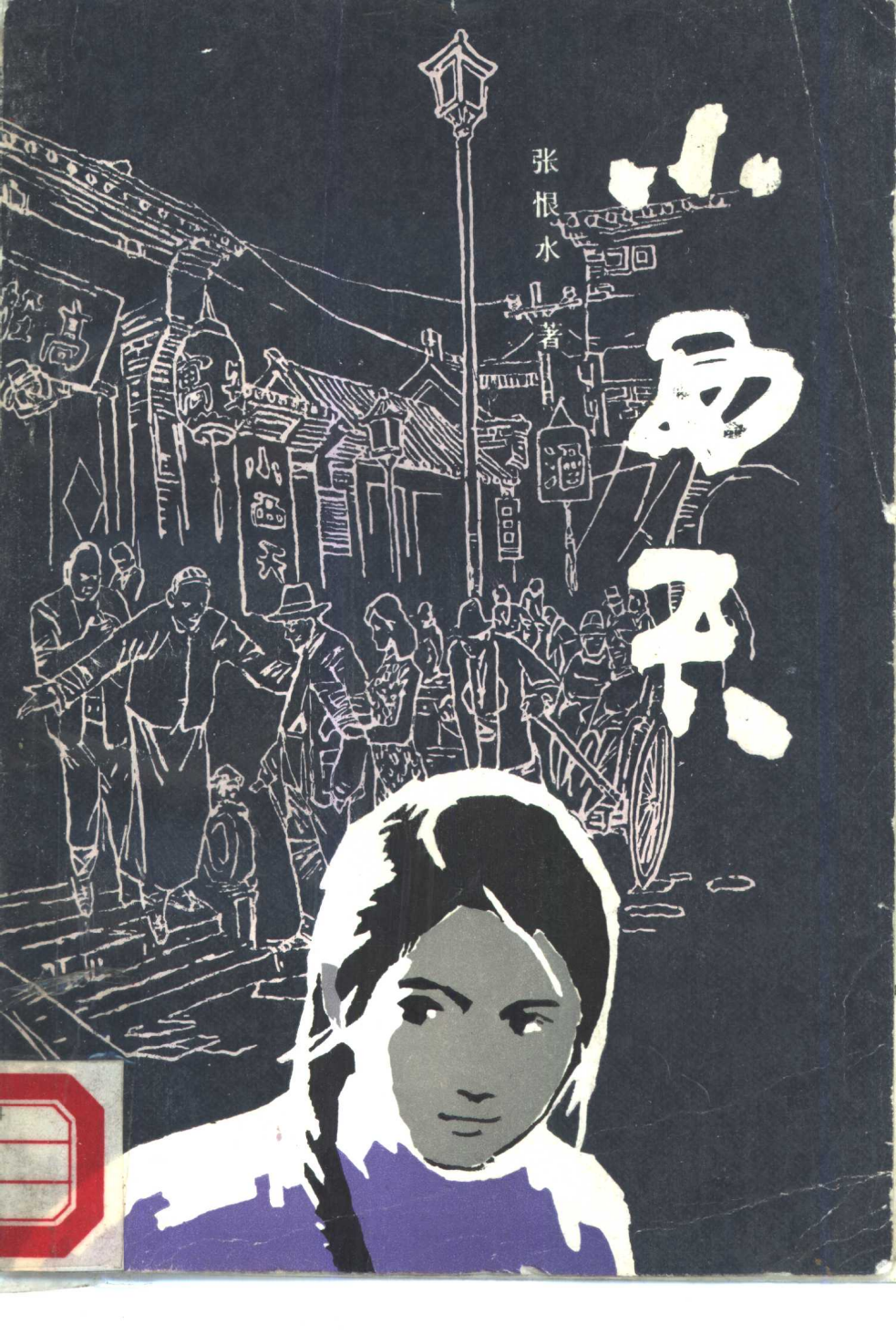


张恨水

著

子不



小 西 天

张 恨 水 著

华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小 西 天

张恨水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0

ISBN 7—80549—037—6/I·31

定价：2.65 元

《小西天》始发于上海

《申报》副刊《春秋》时编者语

现在一般作家，都高喊口号，到民间去。是的，我们很赞成作家到民间去，替民间写些东西出来。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到民间去的作家，能有几人？甚至于口里喊着到民间去，人却在高大的洋房子里。而咖啡馆，跑狗场，百乐门跳舞厅，大光明电影院……这是他们不时光顾的所在，也许这里就是民间。

上面所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纵然不断的有民间文艺出现，真正写出民间情形来的文字，不能说绝无，却实在很少。我们既希望有写民间的文字出现，就不能不鼓励作家到民间去。而张恨水先生就是鼓励的一个。

张先生这次游历西北，在陕甘勾留约有三个月。在那与物质文明隔绝的所在，住窑洞，喝泥汤，设法的和老百姓接近，于是感觉到这西北的民间，却是中国的另一世界。在这一个世界里，他发现到东方人士所认为极平凡的生活，而那里有人，已认为是天上。东方人士所不愿一朝居的地方，那里也有人愿终老于斯乡。他看到这一种矛盾的事实，是绝好的小说材料，于是就利用了这材料，构成一部长篇名叫小西天。

这部小说，要紧接着东北四连长登下去。至于张先生的作品，读者自然认识，用不着我们夸张。而我们所敢介绍的，这部小西天，决不是闭门造车的东西，乃是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

目 录

第 一 回	鬼载一车关中来远客 家徒四壁渡口吊秦人	(1)
第 二 回	作贾入民间路回永寿 别家来天上人到长安	(23)
第 三 回	未解飘零窥门怜少女 愿闻困苦借玉访贫家	(34)
第 四 回	杯水见难求寒工护老 万金谈可致猾吏联群	(48)
第 五 回	谄笑逢迎挑灯照憔悴 饥肠驱迫敷粉学风流	(62)
第 六 回	贫女不能羞任教平视 西宾何足贵空辱虚心	(79)
第 七 回	闻语掩啼痕卖身道苦 留心窥请柬投靠情殷	(91)
第 八 回	僻地轻官远来强项令 华厅盛宴外有可怜虫	(106)
第 九 回	不善恭维求人遭叱咤 未能归去随客感夸张	(121)
第 十 回	唐突女郎前露财选色 覬觐墙隙里为病伤廉	(136)
第 十 一 回	夜话凄凉生涯原是梦 履痕零乱风雨太欺人	(150)
第 十 二 回	惭愧没衣裳垂帋避客 辛勤省膏火拂晓抄书	(165)

第十三回	作嫁固难卖身怜商品 为奴亦乐破产说农家	(180)
第十四回	别有悟心西人谈建设 不无遗憾寒士种相思	(194)
第十五回	苦口婆心不平空拍案 钱声灯影可怜正卖人	(207)
第十六回	帘幕隐啼痕难逃冷眼 衣冠夸幸运曾到权门	(220)
第十七回	莫问女儿身难言隐痛 争看贵人脸共仰高风	(233)
第十八回	威党高攀逢迎斥小吏 雌威大作嘈杂恼夫人	(250)
第十九回	大员惜羽毛敲门有术 新欢离骨肉探病无由	(264)
第二十回	挣命看娇孙抱头落泪 荒年忆往事种麦招殃	(279)
第二十一回	婉转依人过庭怜月貌 激昂训婿隔室听狮声	(295)
第二十二回	侠语动脂唇群姝集议 虚情惊玉腕苦女逃囚	(311)
第二十三回	绕室发高谈奋将起诉 倾壶联旧好利可忘嫌	(326)
第二十四回	利重美人轻伧夫割爱 志高双足健壮士投荒	(344)

第一回 鬼载一车关中来远客 家徒四壁渡口吊秦人

潼西公路，由潼关县的西关外，开始向西发展。在平原上，远远看到一丛黄雾，卷起两三丈高，滚滚向西而去，这便是在路上飞跑的汽车卷起来的路面浮土。路上的尘土，终日的卷着黄雾飞腾起来，那便是暗暗的告诉我们，由东方来的汽车，一天比一天加多。这些车子，有美国来的，有德国来的，也有法国或其他国中来的。车子上所载的人，虽然百分之九十九是同胞，但都是载进口的货。国货差不多和人成了反比例，是百分之一二。那些货大概是日本来的，英国来的，或者美国、俄国来的。总而言之，十分之八九，是外国来的。这种趋势，和潼西公路展长了那段西兰公路，将来还要展长一段兰迪公路一样，是有加无已的。这公路上，有辆德国车子，开着每小时三十个买尔的速度，卷起黄土，向前飞奔。这车子 and 公路上其他车子一样，是人货两用的。司机坐位上，坐了一个司机，和两个德国人，那是特等包厢。后身是载货车身，车上堆了几十箱汽油，汽油箱上堆了箱子、网篮、行军床，甚至乎装上几百瓶啤酒的大木板箱子，层层叠起，堆成了个小山。这货物堆上，坐着四个人，都是同

胞，两个是天津人，是和前面那两个德国人当伙计的。他们很热心他们的职务，帮着德国人发展商业。一个叫赵国富，一个叫王老五。还有两个人，一位是浙江人，到陕西来找工作的，却没有指定要干何事。他叫张介夫。一个是江苏人，说一口上海话，是来想办税务捐局一类差事的，他叫李士廉。

这是德国商人自用的车子，本来是不搭客的。那汽车夫在潼关对德国人说，这两个人是公路上的。你既然是到西北来作汽车生意，怎好不联络他们？德国人一想，带两个人到西安去，车子也不会多消耗一斤油，有的是地位，就答应了作个顺水人情。汽车夫又对张李二人说：你若是打票搭客车去的话，每人要六块钱，搭这车子去，每人三块钱得了。公路上有人查问，我们这里有外国人，我说一声一家公司的就过去了。这二位为了可省半价，也就跟了这货车，坐着这最高级的座位前去。这位李士廉先生，虽然在江苏内地，包办过印花税，当过警佐，但是在上海的日子为多，生平那里吃过这样的苦。人坐在木箱子缝里，一卷铺盖上，车子飞跑，人是前后左右乱晃，这若摔下车子去的话，不死也要去三分之二的命。自己不敢伸直腰，两手抓住前面一只网篮，死也不放。上面一点遮盖没有，那三月里太阳，已相当的猛烈，头上虽戴了毡帽，只遮得住半边脸，这还罢了，只要车子偶然停一停，或者由快略微变慢些，那四个车轮子卷起来的黄土，随着风势，不分耳目鼻口，袖口领圈，如撒网倒水一般，向人身上扑来。他也不知道西北是重朴实的，在绸夹袍子外，罩了一件兰布大褂。可是在撒过黄土之后，兰布大褂立刻就变成灰布大褂了。他正惹了一身灰，在衣袋里抽出一条

白手绢，满身掸灰。那个天津人王老五看到，就向他道：“你何必掸灰，汽车不到站，这土总是要刮的。”

李士廉道：“这样的公路，真是好笑，比我们江苏的土路都不如。”王老五道：“这就很好了。以前公路没有修好，火车又只通到观音堂，你假如要到西安去，在观音堂就要改坐骡车。天晴呢，也得走七八上十天。若是不巧碰到了雨，那可了不得，你就走一个月，也许还不够走到，你看，那大车，是怎样的走法？”他们在这里说着话的时候，那公路外面的大车路上，正有两辆大车走着。每辆车是两头骡子同拉，在那车辙排列着几十条的路面上，歪歪倒倒，牲口耸了耳朵钻着头拉了走。赶车子的人拿了一根四五尺长的鞭子，在车边慢慢的跟着，口里嘟哇嘟哇不住乱叫。张介夫道：“若是坐这种车子走长路，急也会把人急煞。我一到潼关，看到电灯也没有，我就大为扫兴，我到西安去看看，若是住不惯，我就不要找差事了，回家吃老米饭去。”赵国富在旁边插言道：“巧啦！西安城里就没有电灯。要想图舒服，到西边来，那是不行的。你看人家外国人，真肯干，叫咱们不能不佩服。汽车路还没有通，人家先就来了。”李士廉道：“外国人到了西安，住在哪里，城里也有洋式的旅馆吗？”王老五笑道：“西安城里，那儿找洋式旅馆去？”张介夫道：“听说有家小西天，是最好的旅馆，那里究竟怎么样？”王老五操着天津话道：“好吗！要吃吗都有。”李士廉道：“西天是极乐世界，叫仔小西天，总也应该玩啥。”他听说有好旅馆可住，心里比较得踏实一点，把他的兰青官话，忽然忘却，高兴之下，将上海话也说出来了。

只有张介夫懂了，他答道：“随便怎样好，没有电灯，

总是一个缺点。”王老五道：“下半年火车也就通了。到了那个时候，自然会有电灯。”李士廉听了这话，忽然兴奋起来，也忘了他身上有土了。便向张介夫道：“我在潼关就想到了——一件买卖可做。若是如今就动手，一定可以发财。”张介夫听到说有发财买卖，也就随着注意起来。问道：“你说是什么生意呢？”李士廉道：“我在潼关的时候，听到那里人说，火车站旁边，原来是一片空地，自从火车到了，那里立刻变成了一条街了。这不用说，现在地皮的价钱，要比以前贵上好几倍。现在趁着火车没有通，我们赶快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买上几块地皮，搁下个周年半载，火车到了，那就可以对本对利，我想这个生意，最靠得住了。”张介夫道：

“这件事那个想不到？我有一个朋友，在去年他就买下了好几千块钱地皮。”李士廉道：“在去年就买了，你这朋友眼光真远。”张介夫还不曾答话呢，那王老五突然插嘴喊道：“低头低头，快些低头。”张李虽然已经听到他在喊，依然还有些莫名其妙。也不容他们再向什么地方观察，这车子早已钻到一丛柳树下面。张介夫坐得矮一点，不过是柳树叶子拂着脸。李士廉大半截身子都在柳树枝里面，所幸他是倒坐着的，将脸躲开了树枝，除掉背上，让树枝重重的挂了一下而外，便是那顶由上海戴着不远千里而来的毡帽，却让树枝挑出去好几丈远。李士廉顷刻之间，几下受伤，倒有些张遑失措。头上的帽子，虽是挑到很远去了，自己并不知道。

等到自己回味过来，偏是一大截路，正是又直又平，五分钟工夫，早跑出了六七里路。他叫道：“哦哟！我帽子丢了，把车子停一停罢。”赵国富道：“外国人坐在前

面，那个叫得住停车子？”李士廉道：“外国人怕什么！我在上海，整天看见外国人。在租界上，也只有对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外交不大好办。若是白俄，就可以和他开玩笑。德国人现在没有势力了，怕他作什么？”赵王二人，都是和德国人作伙计的，听了这话，很是不服气。但是自欧战而后，德国人在中国实在没有什么势力了，这又如何能否认他的话？于是王老五由侧面进攻，问道：“假如遇到日本人，也敢和他开玩笑吗？”李士廉道：“除非是在上海虹口遇到他们，由他猖狂。若是在法租界遇到他们，量他也不敢怎样？”这一篇外交通论畅谈而后，车子是走得越远，他那一顶帽子，也就只好白白牺牲，不去管了。但是他被王老五这样暗损了几句，知道他是捧德国人，心想这两个人的思想，充其量，真可以作汉奸。活活两个势利鬼。王老五也想着，这样的冒失鬼，也要到陕西来找差事。假如他真在陕西弄到了差事的话，那个地方，一定是天高三尺。于是彼此互相用冷眼看上一下，都静肃起来。张介夫两手枕了木头箱子，也兀自出神。却听到网篮里嘎咤一声响，不知道是什么玻璃磁器之类的东西打破了，接着便有一阵酒味向鼻子里送来。他生平所好的就是一口酒，有个绰号，就叫酒鬼张三。在这风吹，土洒，日晒的车子上，正不知如何是好。

有了这种酒香，聊可以减少胸中的苦闷，所以把一颗头假装了打瞌睡，只管向网篮边上就了去。他不闻尚可，一闻之后，他立刻辨白出来，这是三星白兰地。慢说到了西北，这种酒不容易得着，就是在江浙的时候，也不能毫无缘故的开一瓶白兰地喝。所以在他这种情形之下，竟是越闻越有味，舍不得再离开这网篮了。车子正走着，忽然停住了。张

介夫猛然惊悟，抬头看时，车子刚走过了一座平桥。这桥平平的横在一条黄沙河上，约莫有四五十丈长。桥是不窄，宽到一丈二三，在桥的两边，就用长石条卧倒，当了栏干。桥面离着水面，至高不过三尺。河面虽宽，水流却小，仅仅是在黄沙滩上，屈曲两道丈来阔的水道。这种桥和这种河，都是在东方所不容易看到的。桥的两头，都有一座牌坊，现在这汽车，就停在桥西的牌坊下。牌坊正中有两个大字：灞桥。呵！这是灞桥。张介夫究竟是在外面混差事的人，肚子里有些鼓儿词，他看到这两个字，就失声叫了出来。李士廉道：“这是个名胜地方吗？也呸啥好看？”张介夫将头摇摆了两下道：“这是很有名的地方。古来在长安建都的时候送大官出京，大概都送到这里。”他们说着话，那两个德国人可下了车，有一个手上拿了一卷皮尺，在桥上由西向东走，量这个桥的长度。另一个人，却捧了照相机，上下照了几张相。张介夫道：“他们真有这闲工夫。”赵国富道：“人家是研究中国的桥工。德国人的工业最好，连走一步路，都要研究。要不然，他们打败了的国家，怎么还能够强得起来。”

李士廉听了，真觉得讨厌：他又恭维洋鬼子。不过自己坐了他们的便宜车子，可不好意思驳他。就掉转脸来向张介夫道：“这个地方，自然是到西安去的咽喉路径。东边来的货物，只要是用车子装的，我想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个地方。若是在这桥头上，设个征收落地税的局子，一定是很好的收入。”张介夫笑道：“那末，你到省城里以后，向主席上个条陈罢。”李士廉却也不知道他是真话呢，或者是俏皮话。只得报之一笑。于是大家都感到无话，倒静默了几分

钟。那两个德国人，量了一会子桥工，也就回来了。他们且不回坐位，在手提篮里，取出两个玻璃杯子，两瓶啤酒。他们也带有开酒瓶的夹子，噗的一声拔了塞子。两人靠了车门站定，各捧了一只玻璃杯，各翻转瓶口，呛唧唧向杯子里倒着酒响，只见白沫上涌，酒气顺风吹了过来。张介夫真不忍看，掉过脸去，向灞桥河里看着。心想，今天到了西安，什么先不忙办，且买两瓶啤酒喝了再说。心里想着，便咽下两口吐沫。好容易两个德国人过了啤酒瘾，这车子才继续前进。远远望见大平原上，有一道离地而起的黑圈影子，那就是长安城了。再继续的前进，在半空里现出两个亭亭黑影来，这便是城墙上的箭楼。李士廉道：“据这个样子看来，大概长安城还不算坏。”张介夫道：“且不问他坏不坏，连电灯也没有的地方，恐怕也好不到那里去。”李士廉道：“我到了潼关，我就后悔不该来。但是既然来了，马上就回去，人家不会说我们怕吃苦，倒会说我们找不着事。”

张介夫道：“其实我们并不怎样年老，只要找得着好一点的事呢，弄一二年就走，吃点苦，也算不了什么。”李士廉没有什么话说，却叹了一口气。在他两人异常委屈的情形之下，车子便开到了西安城下。照规矩城门口有一番检查，然后放行，张李二人，都是初次到西安的，进门之后，立刻就注意起来。这里所最容易感到和东方不同的，便是一切都是淡黄色。人家的墙，都是黄土筑的，绝对不涂一点颜色。街道上的土，并不象东方那样漆黑，也带点灰黄。便是人家屋顶上的瓦，似乎也有些黄，那大概是浮尘吹在上面，掩盖着一层黄色了。汽车在这样的大街上，转了两个弯，奔上一条大街。这街道虽也有七八丈宽，但完全是土路。有几处带

木板楼的店面，也七歪八倒。大部分店家，还是四五十年前，东方乡镇上的老样子，有的在门口支着一方木摊，有的在屋檐下挂几串纸穗子，有的在门口挂几方兰布牌子，中间贴了红字条。他二人正在赏玩着，汽车已是停住。抬头看时，路旁一堵土库高墙，门下有个一字门框，在门上横了一方匾额，大书三个字：小西天。看那门里面，左边一个柜台，右边木壁上，挂了一方大水牌，是旅客题名之处，看这情形，颇有些象扬子江内地的小客栈。因问王老五道：“这就是西安城里最好的旅馆吗？”王老五道：“你要找比这便宜些的旅馆，那也很多，你叫辆洋车把你拉去好了。”张介夫道：“比这还要小的旅馆，那我们怎样住？好，也就住在小西天罢。”

他这样的说着，跳下车来，早有两个茶房上前，替他搬运行李。张李二人跟了进去看时，乃是一所两进的四合楼房，这楼下面，还有几间砖房，楼上却完全是木柱与木壁，楼上有人走路时，楼板楼壁，一齐都震动得咚咚作响。依着茶房的意思，就要把他的行李搬到楼下两间房里去。李士廉连连摇着手道：“这个吃不消。”茶房道：“那末，就搬到后院平房里去罢，不过价钱要费一点。”张介夫道：“五块钱一天吗。”茶房笑道：“那要许多，一块几毛钱就是了。”张介夫道：“一块几毛钱，这有什么了不得？”茶房听说，又看看他们这情形，分明是政界人物，也许是真的不在乎，于是就搬着行李，引他们到后面院子里去。这院子里，有一列砖墙盖的平房，前后开了两个长方形的玻璃窗户，又有一扇半截玻璃门，这勉强也算是洋式房子了。李士廉先伸头看了看木壁挂的旅馆规则，本房间却是一元二角。

他立刻在心里计划着，我在这里，至少也要住一个月，长期的住，不打个七折，也可以打个八折，一七得七，二七一角四，共起来不过是九角四分钱。看看屋子里，有一张黑木桌子，两把椅子，两个方凳，还有一张七成旧的铁床。比较的说，总还可以安身，于是就叫茶房安顿了行李，和张介夫比屋而居。茶房因他已经住下了，第一件事，便是送上一根兰布掸子来。李士廉始而还不知道作何用的，还是看到张介夫站在院子里，用了这个掸子，周身掸着尘土，这才明白过来。果然的，在西北这地方，进门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掸灰。

他拿着掸柄，周身上下，乱扑了一阵，扑得身上烟雾腾腾，白光里一片灰尘。这时那房子廊檐下面，有个穿西服的人，只向他们看。见茶房端了脸水向这边房间里送，他便笑道：“你们生意真好，这后面一排房子，今天又住满了。”李士廉听他说话，也是南方人口音，分明也是个作客的。他这次来，觉得身到异地，以“逢到菩萨就拜”的主义，最为适用。作官的人，只要多认得朋友，总有办法。于是他趁了这个机会，也就插言道：“西安这个地方，旅馆生意，倒是这样好。”说着，向那人笑着点了个头。那人自也不便坦然受之，随着也就点头还礼。李士廉这就跟着向前逼进一步，哈着腰笑道：“这位先生也是南边口音，贵姓是？”那人见他如此客气，却也不便过于拒绝，便笑着说是江苏人，叫程志前，是到这里来考察教育的，自己是个中学校的教员。李士廉听他说是个来考察教育的，这种人和他联络与否，倒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话到这里为止，他自向房间里去收拾行李，不再和程志前谈交情了。这时，已到下午四点多钟，

洗洗脸，向旅馆里要点东西吃，天色也就昏暗了。可是这里第一件事让他不快的，就是茶房在这昏暗的空气中，捧了一盏高脚煤油灯进来，灯放在桌上，这屋子里白色的板壁，似乎都带些昏黄的颜色。李士廉今年三十六岁，从二十岁起，就没有度过点油灯的生活，现在猛然看到，说不出来心里有一种怎样的烦闷。正感到十分无聊。

忽听得屋外面有人喊道：“吴厅长来了。”他听到之后，心里就是一跳。什么厅长？是财政厅长呢？是民政厅长呢？自己并没有去拜会厅长的资格，厅长当然不能先来探望，必是拜访别个房间的人了。果然，这就听到隔壁屋子里的人，迎了出去，笑道：“请进来罢，我已经等候你老哥三小时了。”李士廉听那口音，正是先前打招呼的那位程志前。他称厅长为你老哥却是有相当的身份，不能不向下听，于是摒去一切胡乱的思想，静静向下听。听了许久，才知道这位厅长是管学生的，并不能派税局给人去作。后来又听到那吴厅长问：“今天见过主席没有？”程志前答：“主席对于文人，那是太客气，今天上午，又请了我吃饭。”李士廉想着：哦呵！主席都请他吃饭，这位程先生，必有相当的身份，还是和他联络些的好！继续着又听到那吴厅长道：“你还有什么地方要去看看的吗？”程志前道：“我想到周陵去看看，不知道有车子没有？”吴厅长笑道：“你老哥是多年老朋友，这点事还成什么问题，明天把我自己的车子送你去罢。我那车子，总可以坐四个人，假如你有朋友的话，可以同去。明天是礼拜，说不定我陪你走一趟。”程志前谦逊了两句，这事就决定了。李士廉听到程志前送客向院子外走，自己也就抢了出来。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位张